

日治時代台語漢字用法*

The Character Usages of Taiwanese in Taiwan during the Japan Period

樋口 靖

日本統治台灣時期出現了许多有關台語的著作。這期間被使用的台語漢字有些獨特之處；使用訓讀漢字用得比較多，而且它的用法相當不統一。其原因何在？

大部分作品的作者是日本人，讀者也是日本人，是用於日本人學台語所編的語言教材和辭典之類。日語的漢字用法多用訓讀法來表示「大和言葉」。當時，日文的漢字用法比較隨便；對同一個單字，有時候用這個漢字充當，又有時候用那個漢字充當。或是，以同一個漢字表示兩個不同日語單字。日本作者可能把這種日文的習慣帶進台語著作裡面。例如：對台語【khùn 暈】出現有「睡，眠」兩種寫法；又，對台語【khng, hē】兩個字使用一個「置」(おく)字來表示，等等。

台語有很多單字無法以恰當的漢字表出，有時候關於一個字的寫法眾說紛紜，是叫我們初學台語的外國人實在傷腦筋的事。如要解決這種問題，採用訓讀法可能是比較妥當的解決方式。然則，個人以為日本時代的漢字用法也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關鍵詞：台語，訓讀法，漢字，日語，日台大辭典

1

日治時代已經出現了许多台語教科書或台語辭典等有關語言教學的書，皆備用於台語初學者。當時，學台語的人大部分當然都是日本人，編字典寫教材的人也都是日本人。因此，著作裡標示的台語漢字，總是受到日語裡漢字使用法的影響。

眾所周知，日語中的漢字用法是有很多地方跟漢語有所不同的。其中最具特徵的是日語頗多用訓讀法一事。我認為，當時的作者們有意把這個日語

的習慣應用到台文之中，這就是那些台語材料之所以包含著相當豐富的訓讀字的原因。

台語裡面有很多所謂的「有聲無字」，如果想要把這種「無字」寫成漢字，那你需要考出它的本字來寫，否則需要自己創造字來表出它。不過根據實際的情形，我們可以發現在現行的一般台文裡到處都有很多訓讀字被使用著。例如「打開 phah-khui」的「打」字，當然是訓讀字，極少人用「拍」字來寫；這好像已經是約定俗成了。對一般人而言，本字、造字總覺得不好用，常常使人家看著有一些彆扭。相反的，訓讀字的好處在於大家都習以為熟，容易下筆，多用訓讀字可以減少用台語寫文章的心理負擔。

日治時代的做法當然是舊的、過去的，而且日語跟台語的語言結構相差很遠，很多地方可能不合乎台語的實況。但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我想在此回顧當時的情形以資台灣語言的進一步發展。

2

凡是在日語裡，其漢字的使用法向來沒有建立過嚴密的正字法，只不過有比較寬鬆的規定而已。到現在這種情形基本上仍沒有改變。例如，要寫「あいきょう」這個字，你可以寫做「愛嬌」，亦能寫做「愛敬」；「いっしょうけんめい」這個字，有人寫「一所懸命」，也有人寫「一生懸命」。這兩種寫法都可以適用，沒有任何不同；因為它是同一個單字，絕對不是兩個單字。上面的兩種都屬音讀的例子，所以可說它的念法是比較正經的。其他還有很多訓讀字和別字、白字（あて字），它的用法相當複雜而隨便；例如，「こども」有兩種寫法：「子供，小供」，其中，上面的「子」字、「小」字都屬訓讀，下面的「供」屬別字。

在日語漢字用法之中最複雜的依然是訓讀。請看，對於「みる」這一個詞素，至少有如下的好幾種寫法：

見る，視る，看る，觀る，覽る，瞻る，瞥る，覷る
對此，

愛しむ (イトオシム), 愛む (オシム), 愛でる (メデル)

這三個不同單字可用同一個「愛」字表出。這到底因何原因才形成了如此複雜的情形呢？因為日語和漢語之間存在著意味內容之或寬或窄的出入；日語「みる」的意味內容是非常抽象的，內部沒有較細膩的色彩差別，連 look 跟 see 的差別都沒有。相反，漢語的意味區別一般是非常細膩的。「イトオシム, オシム, メデル」三個動詞的意思，它們之間有微妙的不同，但是意味內容非常接近，因此，用一個「愛」字充當表現出其攏統的意思。

觀察上面的例子，我們可以說這幾個「みる」只不過是把一個日語的單字翻譯成幾種漢語詞的結果而已。日語的漢字訓讀本來就具有這樣的性格。因為對日語來說，漢語漢字原來只不過是外來語、外來文字而已。

以下，特別拿出訓讀現象來討論一下日語跟日本時代的台語漢字用法的若干特徵。

3

1) 代詞、名詞之類

指示代詞的漢字標記如下：

che	chit	chiah	chia
這	此	此	此
he	hit	hiah	hia
彼	彼	彼	彼

現代日語的代詞一般不使用漢字書寫，而是以假名標示。但是，也可以漢字寫，以前很多人喜歡用漢字寫，「此」跟「彼」是最有代表性的書寫法。「這」是日本人習慣使用的，用「此」字充當依舊是最為普遍的。因此指示代詞的這個書寫系統到底是否依據日語上的寫法？大有可疑。

把 án-ni 寫成「如此」是很有意思的事。上面的 án 相當於「如」字，下面的 ni 相當於「此」字嗎？據部份材料來看好像不是，因為〈日台會話大全〉等材料將 hiah-nih 寫為「許如此」，那我們可以解釋這裡的 hiah 應

該是「許」, nih 應該是「如此」。可見整個「如此」可以代表 án-ni 這個單字的意味形式。其實, 這種做法是日式訓讀法中非常普遍的事。例如, 明天的日語是「あす」, 漢字做爲「明日」, 這時候「あ」絕不相應於「明」, 「す」絕不相應於「日」, 因爲日語中的「あす」是沒有結構的單一語素, 漢語中的「明日」卻是兩個語素的結合體。難怪部份日本時代的材料將 bin-á-chài 寫爲「明日」, kin-á-jit 寫爲「今日」。

台語的 tai-chi 也是沒有構造的單一語素, 卻把它作爲「事情」, 這也是一樣的道理, 「事」是一個語素, 「情」是一個語素。

2) 助動詞、副詞之類

各個助動詞的漢字大都依據台語傳統的寫法寫出, 各種材料內部的一致性也比較高, 恐怕跟日語寫法的關係比較少。

各種教本中常用副詞類的寫法相當隨便, 比方, chit-kóa 的寫法至少可以發現「一可、一些、一寡」三種, 同一本教科書內也有標記不統一的現象。又, lóng-chóng 也有「俱皆、攏總」兩種寫法, 〈日台、台日〉等各種辭典都採用了後者。一般來說, 辭典還是趨向於盡量多採用正字、本字, 訓讀字避而不用。

3) 動詞、形容詞之類

上面筆者提到日語跟漢語之間有意味範圍寬窄的出入一事。在此再說明日漢意味內容的基本對應關係。

a) 漢語的意味內容比日語更複雜的時候, 日語的書寫法作爲一音(訓)多字, 如:

かく	書く	(寫字)
	描く	(畫畫)

b) 日語的意味內容比漢語更複雜的時候, 日語的書寫法作爲多音(訓)一字, 如:

ほそい	細い	(細線)
こまかい	細かい	(細雨)

c) 有複數的書寫法, 但, 它們之間沒有任何意味差別, 採用哪一個字

書寫，完全是個人的自由，如：

い	う	言う
		云う
		謂う

以上 a, b, c 三種的情形全部都反映在台語漢字書寫法上面，尤其在常用動詞和形容詞裡很清楚地看得出，舉例：

a ⁿ	傾耳 (-hī)
	俯頭 (-thâu)
	向南 (-lâm)
sè	此雙鞋傷小
	細條

以上是(a)一音多字的例子。

置	hē	～在何位
	hiân	～在心肝頭
	khng	～在何位
戲	sng	不可～
	hōa	與查某～
擲	hiát	～球
	hì ⁿ	～石頭
蓋	khàm	～印
	tng	～印

以上是(b)多音一字的例子。另外，(c)的例子很豐富。例如，

iau	飢，饑，餓
àu	敗，餒
khùn	睡，眠
liáh	拿，捕

等等。

除了上面的例子之外，可以發現許多例子以日人用慣的常用漢字充當於

台語語詞，如下：

joáh	暑	暑い（アツイ）
khíu	縮	縮む（チヂム）
à	饅	饅える（スエル）
si ⁿ	漬	漬ける（ツケル）
peh	登	登る（ノボル）
sak	押	押す（オス）
siū ⁿ	思	思う（オモウ）
tân	鳴	鳴る（ナル）

等等。

4

實際上，判斷台語的這些書寫法果真是跟日語中的漢字用法有關係或是把台語本身的傳統寫法繼承下來等不是一件易事。特別，對於台語的漢字寫法，筆者的知識很有限，所以在此我只希望達到拋磚引玉的效果而已。

參考材料

- 1896 台灣適用會話入門 總督俯
1902 日台會話大全 杉房之助
1913 新撰日台言語集 岩崎敬太郎
1916 台語大成 劉克明
1931 台灣語の研究 熊谷良正
1907 日台大辭典 總督俯
1931 日台大辭典（上） 總督俯
1932 日台大辭典（下） 總督俯
1992 日治時代台語著作目錄 陳恆嘉（台語文摘革新1號）

日本時代台語漢字用法 samples

台語	教材類	日台大辭典	日語
(代詞)			
án-ni	如此	如此	このように
chiah-ê	此個	此個	これらの
chia	此	此	ここ
chit	此	此	この
chit-ê	此個	此個	これ
hia	彼	彼	あそこ
hiah-nih	許如此	……	あんなに
hiah-ê	彼個	彼的	それらの
hit	彼	彼	それ
hit-ê	彼個	彼個	あれ
jōa-chōe	幾／若多	若多	いくら
ná	何	那	どうして
siá ⁿ -jit	何日	甚日	いつ
tī-sī	何時	何時	いつ
tī-tang-sī	值當時	幾當時	いつ
tó	那	那	どこ
tó-lóh	那處	那落	いずこ
(名詞)			
bīn-á-jit	明日	明仔日	あす
bóe-iáh	蝴蝶	蝴蝶	ちょう
cheng-khū	搗春	春臼	ひきうす
chhân-e ⁿ	蜻蜓	蜻蜓	とんぼ
chhân-tiān	田佃	田佃	こさく
chhi ⁿ -mī	失明	青瞑	めくら
chng-á	錐仔	鑽仔	きり

chòh-jit	造日	造日	いっさくじつ
hák-á	廁仔	畧仔	かわや
hioh-joáh	宿暑	休熱	なつやすみ
hûi-á	磁仔	磁仔	せどもの
ĩ ⁿ	文	圓	いちもん
ke-nōa	雞妹	雞□	めんどり
khe-hōa ⁿ	溪岸	溪岸	きし, どて
kin-á-jit	今日	今仔日	きょう
kíu	毬	球	まり
mí	夜	暝	よる
níu-á	蠶仔	娘仔	かいこ
níu-á-khok	蠶仔繭	娘仔殻	まゆ
pát-lāng	他人	別人	たにん
pi ⁿ	傍	邊	そば, わき
sít	翼	翼	はね
ta-ke	姑家	唐家	しゅうとめ
tāi-chi	事情	事情	こと
(助動詞)			
ài	欲	愛	したい
beh-tih	要用	要値	いる
bōe	沒	沒	できない
hō [˙]	被/給	被	～される
hō [˙]	給	俾	～させる
kā	與	共	～に～する
kah	到	到	～まで
kap	及/與	與	～と
kioh-sí	恐是	叫是	～だとおもったのに
m-ài	不欲	不愛	いらぬ

日治時代台語漢字用法

m̄-chiū ⁿ	不止	不上	とどまらぬ
m̄-thang	不可	不可	できぬ
m̄-tih	不用	不值	いらぬ
ōe	能	能	できる
pat	曾	曾	～したことがある
(副詞)			
á	尙	尙	まだ
āu-pái	後次	後回	こんど
bō-hoat-lè	無奈何	無奈何	どうしようもない
bō-ta-ōa	無奈何	無奈何	よぎなく
chāu-chió-á	些少仔	些少仔	すこしばかり
chhut-chāi	任/隨在	出在	かってに
chit-chūn	此候	此節	いま
chit-tiap	此刻	此霎	いま
chit-kóa	一可	一寡	わずか
chit-tiáp-á-kú	一霎/刻仔久	一點仔久	しばらく
hit-chūn	彼候	彼節	そのとき
íá-kú	尙且	尙久	なおかつ
iā	亦	亦	～もまた
kai-chài	幸得	該哉	さいわいに
khah	確/較/更	較	もっと
khah-thêng	較等	較停	いまに、まもなく
ki-chāi	隨/據在	據在	きままに、ぞんぶんに
kóa	些	寡	すこし
koh	更	復	もっと、さらに
koh-khah	再較	復較	もっと
ko-put-chiong	姑不終	姑不將	やむなく
lóng-chóng	俱皆	攏總	みな

m̄-tú-hó	不適好	不適好	あいにく
pún-chiá ⁿ	本初	本成	はじめ
sa ⁿ -kah	相共	相與	あいともに
sin-sòa	順便	順續	ついでに
sòa	遂	續	ついに
sū-put-ti	庶/殊不知	庶不知	はからずも
tāi-seng	預/在先	在先	まず
ták-ê	各個	逐個	どれも
ták-jit	各日	逐日	まいにち
ta ⁿ	今	今	いま
thiau-j	特意	特意	わざと
tiau-kò'-i	特故意	特故意	わざと
tiu-tiu	屢屢	孜孜	しじゅう
tú-tú-á	適纒仔	適適仔	～したばかり
(形容詞)			
à	儘	儘	すえている
bān	緩	慢	ゆっくり
chōe	多	多	おおい
hiông	慌	惶	あわただしい
iau	饑/餓	飢	ひもじい
joáh	暑	熱	あつい
khâu-khiát	崎嶇	嶮碇	けわしい
khíu	縮	□	ちぢまった
koa	枯	瓜	こわい, かたい
koái	高	高	たかい
kui	全	歸	まるごと～
lah-sap	汚穢	汚穢	きたない
lâm	弱	軟	よわい

日治時代台語漢字用法

oh	難	難	むずかしい, しにくい
phang	香	芳	こうばしい
sè	小	細	ちいさい
siān	倦	倦	つかれる
sio-lō	燒煖	燒煖	あたたかい
siók	賤	賤	やすい
súi	妍/美	美	うつくしい
tām	濕	□	ぬれる
(動詞)			
áh	押/支	押	おしあてる, ささえる
á ⁿ	攪	攪	おしあてる
à ⁿ	俯/傾	傾	うつむく, かたむける
àu	敗	餒	くさる
baúh	包	包	うけおう
chhat	拭	擦	ふく
chhē	尋	尋	さがす
chhéng	筭	筭	はたく
chhiān	延	遷	てまどる
chhiū ⁿ	汲	汲	くむ
chhò	伐	刈	ぶったぎる
chhōa	娶	娶	めとる
chhūn	剩	剩	あまる
chián	弄	弄	いじる, もてあそぶ
chò ⁿ	煎	煎	にだす
eng	揚	揚	ほこりがたつ
hē	置	置	おく
hiá ⁿ	傾	向	かしげる
hiá ⁿ	焚	焚	わかす

hiân	置	懸	ほっておく
hiát-khi	擲棄	□棄	すてる
hiát-tiu	棄丟	□丟	すてる
hi ⁿ	擲	棄	なげる
hioh	宿	宿	とまる
hioh-khùn	宿息／困	歇暈	やすむ
hōa	戲	嘩	じゃれる
hō'	給／與	與	あたう
iát	搨	搨	あおぐ
iú ⁿ	挹	浥	くむ, すくう
jip	逐	□	おいかける
ka-laúh	下落	加落	おちる
kah-phê	蓋被	蓋被	ふとんをかける
káu	到	到	つく, たる, かかる
kauh-si	壓死	□死	ひく
khâm-in	蓋印	蓋印	はんをおす
khâm-kòa	蓋蓋	蓋蓋	ふたする
khou-phê	刨皮	刨皮	かわをひく
khia	豎	豎	たつ
khioh	拾	拾	ひろう
khng	置	藏	おく
khoá ⁿ -bái	看覷	看覷	～してみる
khōng	箍	□	はめる
khùn	睡／眠	暈	ねる
kian-tàng	凝凍	堅凍	こごる
kng	串	貫	さしとおす
koah-hòe	販貨	割貨	しなをおろす
koah-huih	殺血	割血	とりをころす

日治時代台語漢字用法

kōa ⁿ	攜	□	さげる
kūi	掛	掛	かける
lē	攄	攄	かきだす
liáh	拿／捕	拿	とらえる
liáu	涉	□	わたる
lim	飲	飲	のむ
lut	脫	甩	すりむく
mi	提	掀	つかむ
ngeh	挾	挾	はさむ
o-ló	讚稱	讚美	ほめる
oát	轉／抛	越	ふりむく
pat	識	識	知っている
peh	登	扒	のぼる
peh	剔	扒	むく
phah	打	打	うつ
piá ⁿ	傾	傾	あける
pih	揚	掀	まくりあげる
poáh-kiáu	博賭	賭博	ばくちをうつ
poáh-tó	跌倒	跋倒	ころぶ
sak	押	揀	おす
sī ⁿ	漬	豉	つける
siu-khi	怒／生氣	怒氣	おこる
siu ⁿ	思	想	おもう
sng	戲	戲	もてあそぶ
soah	息	息	やめる, やむ
tái	埋	埋	うめる
ta ⁿ	挑	擔	かつぐ
tân	鳴	鳴	なる

tàu-sa ⁿ -kāng	罩相助	門相共	てつだう
té	盛/貯	盛	もる, いれる
teh	壓	壓	おさえつける
tèng	螿	釘	はちがさす
théh	挪/提	提	もつ
thiah	撤	拆	とりこわす
thèng	脫	脫	ぬぐ
thèng	盪	燙	ゆりうごかす
thoa	拖	拖	ひく
thoah	拖	拖	あける
thòà ⁿ	傳	淡	しだいにひろがる
thūn	填	填	うめたてる
tī ⁿ	滿	淀	いっぱいになる
tiu ⁿ -tí	預防	持防	ようじんする
tíng	返	轉	かえる
tèng-in	蓋印	擲印	はんをおす
tòà	住	住	すむ
tok	琢	□	きりきざむ
tú	遇	遇	あう
(其他)			
niā-niā	而已	而已	～のみ
nā	若	若	もし～ならば

- * 本文曾在台灣語言發展學術研討會（1997年6月，國立新竹師範學院）上提出報告，承洪惟仁、湯廷池先生賜示意見，謹表謝意。內有許多不足之處，但迄今時間倉猝，未曾補充。在此付印，以備將來修改而已。